

文學研究會叢書

舊夢

劉大白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夢目錄

舊夢之羣一百一首

小鳥之羣四首

淚痕之羣一百四十一首

舊夢

一

舊夢，

似乎常在心頭；

但好的不多，

有幾個值得重溫一下？

二

大地，

不平如此——

眼孔太小吧，

作彈丸看，

有甚麼不平？

三

幾乎錯疑是淨土了，

白雪，

暫時掩蓋了地面的穢惡！

四

愛喫果子，
才栽花嗎？
怕蜂兒沒有蜜，
才栽花嗎？——
未必吧！

五

最能教人醉的：
酒吧，
青春吧；
但總不如夜深時琉璃也似的月
色。

六

我是一塊隕石，
一墮地就無光了，
生命在既墮以前。

七

舊夢

假如煮海不成鹽而成蜜，
蜂兒不是多事嗎？

八

不過如此吧，
垂死的一剎那；
第一次皮下注射，
醫生手裏的針，
將刺未刺間。

九

靈魂底頂上，
繫着輕氣囊；
靈魂底脚下，
墜着重鉛毬：
飛升呢？
墮落呢？

十

心花，

不論凡猥之境，
聖潔之所，
一樣能放，
因為有熱血灌溉着。

十一

盲人底夢裏，
也許不盲；
如果猜得不錯，
我勸盲人不如長住在夢裏吧！

十二

監獄裏的生活，
枷鎖下的身軀，
漸近於自由，
只有這一條路。

十三

沒人下種的草，
徧地都是；

舊 夢

難道都是荊棘嗎？

也有芳香的。

十四

把我解剖了，

細胞也分析了，

有生命嗎，

科學家底顯微鏡下？

十五

唯一的戀人是誰？——

死之神呵，

終有一天和你接吻。

十六

夜雖然吞沒了太陽，

也還弄些半明不白的月兒，

和零零碎碎的星兒來搪塞；

最可惡的是甚麼？——

風雨。

十七

風啊，

你爲甚麼狂吼？

不平則鳴，

難道只有你？

十八

未來底偶像呵，

『但爲君故，

沈吟至今！』

十九

無底無邊的大海裏，

忽然起一個小小的泡；

泡還沒有滅哪，

誰懷疑泡裏的宇宙？

二十

如果我是嬰兒，

我睡在誰底懷抱裏呢？——

父親雖不冷酷，
但也許不及母親底溫和吧！

二十一

夢是夜來的不速之客，
慣在不曾下請柬時來。

二十二

恆河沙數的羣星，
沒來由地妝點這宇宙，
畢竟有甚麼不得已？

二十三

時間是奇怪的軌道，
只許開前進的車，
誰也不能向後退。

二十四

西湖底微波，
是美人底巧笑？
錢塘底狂潮，

是武士底暴怒？——

不，

造化偶然的創作吧！

二十五

貪洗海水澡的羣星，
被顛狂的海水幌盪得醉了；
擁着赤裸裸的明月，
突然跳舞起來。

二十六

最重的一下，
扣我心鐘的，
是月黑雲低深夜裏，
一聲孤雁。

二十七

相思之燈，
用戀愛之火燃着，
相互地照徹心靈深處；

舊 夢

但燃料是甚麼呢？——

青春之酒。

二十八

當旁人不知道有秘密時，

何曾有秘密？

當旁人知道有秘密時？

何曾還是秘密？——

秘密之花，

沒有不植於公開之園的。

二十九

泥中呢？

水面呢？

誰作主呵？——

風是落花底司命。

三十

微倖之果，

汁最甘，

氣最芳，
性却最毒；
戕賊底力量，
包藏於誘惑底香味中，
能教人死而不悟！

三十一

記起來了，
生平最苦悶的，
是兩目俱盲的夢裏；
光明底價值，
直逼得靈魂底深處，
發出一聲狂喊。

三十二

浮雲，
慣用冷眼看人；
變幻無常，
正是他描寫人間的作品。

舊 夢

三 十 三

過 去 底 不 祥，
用 改 造 來 祓 除；
過 去 底 污 痕，
用 刷 新 來 洗 滌；
過 去 底 缺 陷，
用 猛 進 來 填 平：
但 這 都 是 懺 悔 之 花 底 果 實，
不 是 怨 恨 之 樹 底 枝 柯。

三 十 四

有 意 義 的 死，
是 長 養 自 由 的 肥 料；
不 然，
培 植 不 出 一 翦 自 由 苗 來，
縱 使 死 的 千 千 萬 萬。

三 十 五

人 生 底 慰 安，

不是當前的現實；
生命之海底航行，
新大陸在未知的彼岸。

三十六

少年是藝術的，
一件一件地創作；
壯年是工程的，
一座一座地建築；
老年是歷史的，
一葉一葉地翻閱。

三十七

文學家，
誰能不帶羅曼氣呢？
羅曼的精神，
是文學底生命。

三十八

水底綠，

舊 夢

是借的山光吧？——

但山底綠不是這樣。

霞底紅，

是偷的日色吧？——

但日底紅不是這樣。

三十九

倘然胸中的磊塊，

是空中的雲也似的，

倒也容易消磨。

四十

水面的浪，

是因風而起的；

但浪何嘗不助成風動呢？

四十一

酒醒夢回時，

是甚麼滋味？

何況曉風殘月，

撩人心緒？

四十二

最能使人相思的是月夜，

其次雪夜，

其次風雨之夜。

四十三

死如果是有領域的，

彼底國土一定無邊，

永沒有人滿之患。

四十四

夜永遠是秘密的新婦，

罩着重重的面幕；

有時雖然揭去幾重，

但終不全露伊底真面目。

四十五

空中無數的游星，

伊們忙些甚麼呢？——

舊 夢

似乎失去生命了，

正在那兒追尋哪！

四十六

幸虧雪還是比較地緩和的，

零零碎碎地下；

不然，

不但凍，

人也壓死了，

如果整塊地下來！

四十七

能永久醉人的，

只有藝術之酒；

但也要看人們底酒量怎樣。

四十八

嬰兒底天真，

和紅日下的白雪一樣，

畢竟要漸消漸滅的；